

小說組優異獎 張永珩

十七歲。

不愛讀書，但也混到了一個中六學位，讓老師們的眼鏡摔成碎片。

平日愛吵吵鬧鬧，迫得老師們把我看成壞分子。

平日愛逛街購物，但堅持不亂花父母的錢，靠平日兼職收入滿足自己的購物欲。

平日愛化妝打扮，手邊有一籃子不同色系的化妝品，看得人頭昏腦脹。

平日愛流連 msn，名單上有百來人，有一半是六個月以上沒有談過話的，有三分之一是三個月沒有說過hello的，正

猶豫要不要一手把他們刪除。

平日愛幹一些在旁人眼中看來極端無聊的事：在尖沙咀海旁赤足狂奔、中秋節去公園跟人說情人節快樂……以青春作藉口，做盡荒唐之事。

平日愛說自以為是的真理，很怕有天被人發現我原來是個沒有內容的女生，思想簡單如小六學生。

基本上，我只是一個普通如昨天巴士站上在你左手邊看小說的女孩。

唯一能讓我比她不同的地方，就是我會拿着筆杆寫。

我喜歡看書，所以愛寫。

目標是，大學畢業前讓我獨佔書局一小格擺放自己的小說。

沒有人幫我，大不了自資。

想做的一定要去實現，一個人擁有太多的夢想，最後只會終日發白日夢。

從來，人應該擁抱的，不是夢想。

是目標。

用一雙手打造的成功。

灣仔一隅

阿明把勒緊脖子的領帶放鬆，然而緊皺的眉頭仍停在他的面上。

徐徐吁了一口氣，一整天的鬱悶都吐出來了。

上司的留難，家人的壓力都令他喘不過氣來。

阿明從西裝的內袋把電話掏出來，撥了一通電話給女友。

「你所打的電……」阿明耐不住性子把錄音聽完，就把停止通話鍵按下。

卡的一聲，清脆不帶餘音。

阿明垂着頭，慢慢踱着步。

「噯，今天的菜心靚呀！」阿明把頭抬起來，「又是這樣。」他自言自語。

不知不覺，又來到這裏。

阿明抬眼望着那寫上「春園街」三個大字的路牌。

不自覺的想起那段日子……

阿明，一個普通的名字。從出生的一天起就住在灣仔，每天都被附近菜市場的叫賣聲鬧醒。

普通的名字活該有一個普通的童年。

他的記憶中，只有一小塊甜美而值得思念的回憶。

每天牽着爸爸的手上學，為了節省車資，他們都會徒步到三條街之隔的學校。

每一次經過轉角的蘭香冰室，阿明都會盯着門前擺放了各式麵包的餅櫃。

櫃裏有雞尾包，豬仔包，還有香港人最愛吃的菠蘿包。而最吸引阿明目光的，是那放在最頂，黃澄澄的蛋撻。外邊圍着一層香脆鬆化的曲奇皮，中間是凝固了的蛋漿。

每個兩元，對阿明來說，有點貴。

每一次都令阿明恨得心癢癢的，巴不得立即把它們都吞進肚子裏。

阿明拉拉爸的衣袖，「爸……」還未開口已被打斷了，「等多幾天吧。」說畢就拉着他走了。

阿明接連幾天都數着日子。

「到了到了，去啦去啦，去蘭香囉！」

爸看了一眼掛在牆上的日曆，便牽着他和媽媽的手到蘭香去。

蘭香每天都人山人海的，好不容易找到位子。

「噯，明仔，要一個蛋撻吧？」站在餅櫃旁的蓉姨笑說。

「嗯！」阿明眼定定的望着那盆剛出爐的蛋撻。

「一號，又出糧了吧？」蓉姨試着打開話匣子。

「嗯，對。」爸不大搭理蓉姨。

「我要常餐吧，你呢？」爸爸問媽媽。

「我……嗯……要……」媽媽猶疑不決的望着玻璃下的

餐牌。

「給她一個快餐。」爸為媽決定了。

「啊，」蓉姨趕緊記下，「明仔要凍華田好不？」

媽說：「熱的好了，凍的要7元呢！」

「好！」阿明只顧埋首吃他的蛋撻，只是每次都愛問同一個問題：「蓉姨，為甚麼凍飲要加兩元而不是加冰？」

蓉姨每次都呵呵大笑，邊笑邊說：「傻孩子！」

直到一次，櫃台的伯伯說：「好了好了，就加冰，不加兩元，好吧？你這孩子每次都問，弄得我這個做老闆的也不知道怎回答！」

媽媽忙說：「不不！老闆不用了，兩元是怎樣也要給的！」

伯伯笑着說：「不用不用，是給明仔的優惠呢！」

從此，阿明的凍華田只要五元。

每個月阿明最期待的就是這一天——爸爸發工資的日子。

因為每個月只有這一天他們一家會走到蘭香去吃一個常餐或是快餐。

* * *

阿明望一望那條充滿吆喝聲的街道。

「香港應該再找不到這樣的一個菜市場吧？」阿明想。

阿明沿着水果攤、蔬菜攤走到盡頭。

看見不遠處的藍屋，

「這樣的藍，真是胡鬧。」阿明忍不住笑了起來。

小時候都愛圍着藍屋跑來跑去。

爸爸還說是因為水務處用來塗水管的油漆用剩了，所以用來塗這樓，就變成了現在的藍屋了。

阿明本來也不太留意這個故事，只是爸爸每次經過都說一遍，所以記住了。

「唉……」想起童年的事，阿明不禁歎了一口氣。

往左一拐，看到了那招牌——蘭香冰室。

阿明不由自主的走進去。

甫坐下，就有人問：「要甚麼？今天的蛋撻好靚。」

「一個蛋撻，一杯……」阿明本想叫一杯平日慣喝的咖啡，「凍華田吧！」

「好，好快到。」伙計的聲音在空洞的餐廳裏顯得更突出。

「是……明仔嗎？」

阿明抬起頭，和老婦的日光碰個正着。

「你是……」話未問完，阿明便想起，「你是蓉姨！」

「對對對！」蓉姨在對面坐了下來。

「最近怎麼樣？工作還好嗎？」蓉姨問。

想起工作上的不如意，阿明一時也不知道要說甚麼。還好的是，這時候伙計把蛋撻送來了。

阿明連忙低頭吃蛋撻。味道有點不同，記憶中那個好像好吃多了。

「唉，自從你爸走了後，你和你媽只好搬了吧？」也許

老年人就是這樣的了，一想起舊事，都會絮絮不休的說下去。

「真看不出你爸會跟那女人走，還把菜市場附近的單位賣了出去……」

* * *

阿明想起那時候的事，不自覺的皺眉。

對，他清楚記得那時候的事。

那天，爸帶他去蘭香，是12號的早上。

他還不住的問：「今天為甚麼會去的？為甚麼？」

爸沒有答，只為他叫了一個蛋撻。

然後便在收銀處買了一包「紅萬」，慢慢的抽了起來。

阿明只默默的吃蛋撻，味道依然是甘香濃郁。

過了一會，爸又多叫了一個蛋撻給阿明。今次他只說了一句：「我要去買東西，你先在這裏等我哦，不要吵鬧。要是你不乖的話，蓉姨會告訴我哦！」說畢拍拍阿明的頭，就走了。

直到傍晚，蓉姨走過來，問：「你爸呢？」

阿明只好睜着茫然的眼睛搖頭，面上還沾着一些曲奇碎屑。

阿明只記得，蓉姨包了幾個蛋撻，牽着他的手回家。

他還記得，爸的手好像比較大、比較暖。

回到家，只看見媽看着空空的家，跌坐地上。

* * *

「真是的，好歹是個男人，這樣的事也……」蓉姨仍舊數算着。

阿明只好有一搭沒一搭的應着。

「你老媽還好吧？你要多孝順她。她一個女人一手把你拉扯大，真不容易！」蓉姨說時還一臉激動。

蓉姨見阿明沒有多大的反應，便轉開話題，問：「蛋撻還好吧？這可是灣仔馳名的蛋撻，很多大明星都來過的……」說時眉開眼笑，好不高興。

阿明答：「好，和從前一樣。」

「真和從前一樣？」蓉姨問。

「嗯……有點不一樣。」阿明怯怯的抬頭，「好像沒有以前甘香。」

「你這小子，咀巴挺靈的！對啦，現在的都沒有豬油，當然沒有從前好吃啦！」

蓉姨邊說還邊指手畫腳。

「現在的都只加一丁點牛油，說甚麼豬油不健康，當然不比以前啦……你看你看！」邊說邊指着那些散在桌面的碎屑。

「哦……不一樣了。」阿明喃喃自語。

「對了，老闆呢？」阿明突然記起那個只加冰不加兩元的老闆。

「他？不在。」蓉姨答。

阿明只說了一聲，「從前都在的……」

蓉姨沒有應他，又說：「對了，蘭香也快不在了。」說時帶一點笑容，不當一回事似的。

「甚麼時候的事？」阿明攪拌那杯凍華田。

「下個月，或再下個月吧！」蓉姨淡淡的說，「藍屋那邊也會拆吧，喜帖街都沒有了。」

「甚麼都沒有了。」說畢還攤攤手。

「哦，真的嗎……」阿明也不知道該怎樣回答。

「那個菜市場也熬不了多久吧！甚麼噪音甚麼污染的，我也搞不清楚。」蓉姨說，「那裏的菜最新鮮，冬天也不會加價。」

「從前就說它吵了。」阿明吮一口華田，有點苦。

「慣了，慣了。」蓉姨擺了擺手。

「你平日會來嗎？都遇不着你。」蓉姨望着阿明。

「間中吧，不常來。」阿明說。

「有空要多來，知道嗎？」蓉姨拍拍阿明的手臂，「不然都沒有機會了。」

阿明只好應了一聲，心裏頭酸溜溜的。

阿明為了掩飾心裏的感覺，只好另找話題：「生意好嗎？」

「好才怪，」蓉姨歎了一口氣，「現在的人哪會去茶餐廳呢？要去也去對面的快餐店了！」蓉姨指指對街新開的連鎖快餐店。

「變了，變了。」蓉姨望着那快餐店的目光不勝唏噓。

阿明默默的吃完最後一口蛋撻，放下了九元。

蓉姨沒有說話，只是輕輕的拿了兩元放到阿明的手心。

阿明望着手心的硬幣，心頭暖了起來。

阿明慢慢的走出蘭香，回頭望了望那餅櫃——那裏放着對阿明來說最好吃的蛋撻。

或許他也留意不到，櫃裏的價錢牌寫着：蛋撻三元一個 五元兩個。

路邊的街燈映着阿明，拉出一道長長的黑影。

它依舊跟着他，隨街燈映照，沒入這古舊的街道。

張永珩：得獎感言

從小就喜歡閱讀課外書，各種題材的書都會看。看過多個作者的書，令我慢慢嘗試寫作，從沒有格式規範、簡潔有力的新詩開始。最喜歡為自己的作品冠名，這樣才算是我的作品，獨一無二。最不喜歡的是學校的作文練習，每次都為學生想好一個題目，一個文體，例如：記述一次說謊的經過。怪不得老說香港教育扼殺學生創作能力，雖說是希望學生對各種文體有足夠實習機會，但這種作文形式框框令我懊惱不已，對完成的作品感情不深，特別是看着旁邊同學的作文標題和自己的一樣，悵然若失的感覺隨之而起。希望隨着年月過去，作文課的形式可以改變一下，讓更多學生喜歡用文字創作，寫出屬於自己的作品。

留意這個比賽是因為中文老師的介紹，班上每人都交出一篇作品呈交。選擇灣仔作為故事背景是因為看雜誌知道灣仔重建計劃，令我對這老區的了解加深。剛巧和比賽的題目相同，就決定了。用了數小時，便完成了這篇作品，最煩惱的反而是標題。一個有意思又能夠點題的作品絕對是錦上添花啊！最後決定了用「灣仔一隅」，是因為簡單，更深入的內容讓讀者慢慢咀嚼吧！

作品交了給老師後，我便開始為接踵而至的考試預備。想不到昨天收到了一封電郵通知我得了優異獎！這個消息實在令我驚訝不已，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的正式徵文比賽啊！三

位評審都是有名的文學家，圖書館的書架上總是有一整列他們的作品，想到作品曾被他們看過就令我欣喜不已。很感激評審們的賞識，我會繼續寫作，明年再接再厲，爭取更佳成績。希望在未來的日子會寫出更好的作品！

評委：白先勇先生

評語

以極經濟的手法，用城市環境的變化興衰反映個人家庭的離合，人世的滄桑，符合短篇小說以簡馭繁的原則。